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湯垣

謄録舉人臣李逢泰

禮記集說卷一百三十六

宋 衛湜 撰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鄭氏曰拳拳奉持之貌

孔氏曰此一節明顔回能行中庸膺謂匈膺言奉持善道弗敢棄失

河南程氏曰顔子擇中庸得一善則拳拳中庸如何

擇如博學之又審問之又謹思之又明辨之所以能擇中庸也雖然學問思辨亦何所據乃識中庸此則存乎致知致知者此則在學者自加功也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人之於道則患在不能守不能擇不能斷伊川

問顔子如何學孔子到此深邃曰顔子所以大過人者只是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與能屢空耳

横渠張氏曰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

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唯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無疆而不息可期矣　又曰君子莊敬日强始則須拳拳服膺出於强勉至於中禮却從容如此方是為己之學　又曰顔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乎中庸得善則拳拳服膺歎夫子之忽焉前後是也

藍田呂氏曰自人皆曰予知以下中庸之可守人莫不知之鮮能蹈之惡在其為知也歟唯顔子之擇中

庸而能守之此所以為顔子也衆人之不能期月守聞見之知非心知也顔子服膺而弗失心知而已此所以與衆人異一本云擇乎中庸可守而不能久知及而仁不能守之者也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自謂之知安在其為知也歟雖得之必失之故君子之學自明而誠明則能擇誠則能守能擇知也能守仁也如顔子者可謂能擇而能守也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故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焉在後察其志也非見聖人之卓不足謂之中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一宮之中則庭爲之中矣指宮而求之一國則宮或非其中指國而求之九州則國或非其中故極其大則中可求止其中則大可有此顔子之志乎

建安游氏曰道之不行知者過之如舜之知則道之

所以行也道之不明賢者過之如回之賢則道之所以明也　又曰擇乎中庸見善明也得一善則服膺不失用心剛也

延平楊氏曰道之不明賢者之過也故又以回之事明之夫得一善拳拳服膺而弗失此賢者所以不過也回之言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用此道也故繼舜言之

河東侯氏曰知者如舜之大知顔子之服膺可以謂

之知矣故又以顔子明之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予知云者自知之知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亦自知之知皆非大知也知也知者致知則可以擇中庸矣舜之大知則不待擇也顔子則進於此者矣故曰擇然而中庸豈可擇也擇則二矣此云擇者如博學之審問之明辨之勉而中思而得者也故曰擇乎中庸顔子之學造聖人之中若有未至焉者故得一善則拳拳服

膺而勿失之勿失則能久中矣嗚呼學者精微非顔子孰知之豈待期月而守哉

新安朱氏曰此第八章服猶著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顔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或問此其稱回之賢何也曰承上章不能期月守者而言如回之賢而不過則道之所以明也蓋能擇乎中庸則無賢者之過矣服膺弗失則非不肖者之不及矣然則

兹賢也乃所以爲知也歟　又曰程子所引屢空張子所引未見其止皆非論語之本意唯吕氏之論顔子有曰隨其所至盡其所得據而守之則拳拳服膺而不敢失勉而進之則既竭吾才而不敢緩此所以恍惚前後而不可爲象求見聖人之止欲罷而不能也此數言者乃爲親切確實而以見其深淺縝密之意學者所宜諷誦而服行也但求見聖人之止一句文亦未安耳

臨川王氏曰易曰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在易言顔子之去惡在中庸言顔子之就善也

延平周氏曰舜之所以爲舜者以其好問而好察邇言顔回之所以爲顔回者以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也然用之於民則必言舜而擇乎中庸則必言顔回者蓋聖人達而用之者莫如舜賢人窮而擇之者莫如顔回於賢人則言中言庸於聖人則止言中者聖人則能變矣而庸不足以言

嚴陵方氏曰聖人之中庸無適而非中庸也又何擇之有擇乎中庸則賢人之事爾故以之言顔回焉

山陰陸氏曰舜言知回言仁其曰回之爲人也以此拳言握持之固膺言服念在前是其所以弗失也

新定顧氏曰中庸即善也善即中庸也舍中庸無以爲善

海陵胡氏曰一善小善也得一小善拳拳然奉持於胷膺之閒弗失之言能躬行之也

江陵項氏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知之明也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行之篤也

吳興沈氏曰由乎中庸者聖人也擇乎中庸者賢人也叛乎中庸者衆人也舜由乎中庸者也天下其可皆責其如舜哉得如賢人者斯可矣故復以顏子之事明之夫喜怒哀樂欲發之際麗於善惡是非邪正之境間不容髪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其可不知所擇乎擇之為義非區區揀擇之謂也以吾天知之見照

夫善惡是非之機茍得夫中節之善則謹守而不失其於中庸也庶幾焉然猶未善也至於忘夫善而舜之用中則爲至矣子思子欲發中庸之精粹於羣聖賢事爲之際必首證以知之事蓋聖道之妙無不自知入也旣明舜之知如此又辨人之知如彼復以顔子之事勉天下之人可謂善明中庸者

霅川倪氏曰前舉舜取達而在上之聖人此舉顔子取窮而在下之賢人以爲則法也顔子賢而在下率性

而行雖不能行其道於當時而可以爲萬世學者之準的是亦修道之教也

永康陳氏曰如回擇乎中庸能體認之也體認得分明則得其固有之善如失其故物而得之敬而守之如恐不及肯失之乎兹回始可謂知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禄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鄭氏曰言中庸爲之難

孔氏曰此節言中庸之難天下謂天子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

河南程氏曰克己最難故曰中庸不可能也明道

藍田呂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難也均之爲言平治也周官冢宰均邦國平治之謂也平治乎天下國家知者之所能也讓千乘之國辭萬鍾之祿廉者之所能也犯難致命死而無悔勇者之所能也三者世之所難也然有志者率皆能之中庸者世之所謂易也然非

聖人其孰能之唯其以為易故以為不足學而不察以為不足行而不守此道之所以不行也

建安游氏曰天下國家之富可均以與人為惠者能之爵禄之貴可辭為廉者能之白刃可蹈為勇者能之然而中庸不可能者誠心不加而無擇善固執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有能斯有為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行其所無事而已夫何能之有

新安朱氏曰此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問中庸如何是不可能曰急些子便是過慢些子便是不及　又曰或問中庸不可能何也曰此以三者之難明中庸之尤難也盖三者之事亦知仁勇之屬

而人之所難然皆取必於行而無擇於義且或出於氣質之偏事勢之迫未必從容而中節也若曰中庸則雖無難知難行之事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茍一毫之私意有所未盡則雖欲擇而守之而擬議之閒忽已墮於過與不及之偏而不自知矣此其所以雖若甚易而實不可能也故程子以克己最難言之其旨深矣游氏以舜爲絶學無爲而楊氏亦謂有能斯有爲之者其違道遠矣循天下固然之理而行其

所無事焉夫何能之有則皆老佛之緒餘而楊氏下章所論不知不能為道逺人之意亦非儒者之言也二公學於程氏之門號稱高弟而其言乃如此殊不可曉也已

長樂劉氏曰三者雖難然皆一事之仁一時之義見幾而作頃刻可成非如中庸之為道也自始及終從微至著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言其常久則没身而後已是常久

之道才明知術忠臣義士有所不能也故才如管仲可以均天下國家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廉如仲子可以辭爵禄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勇如子路可以蹈白刃矣未必有中庸之德也則常久之道在乎其心之不忘在乎其守之弗失在乎其自强之不息然後庻乎其可能也

海陵胡氏曰天子十倍於諸侯諸侯十倍於卿大夫是不可均也若以大中之道較之尚可均也中庸則

不可能君子須得位然後可以行道是爵祿不可辭然而尚可辭中庸則不可辭白刃自非死君親之難則不可蹈然而尚可蹈也中庸則不可蹈中庸乃常行之道孔子言其難如此蓋設教以勉人也

延平黃氏曰均天下國家能義而已辭爵祿能廉而已蹈白刃能勇而已不可均而均之則傷義不可辭而辭之則傷廉不可蹈而蹈之則傷勇在乎天下國家也可均在乎中庸也不可均而弗均之斯能義矣

在乎爵禄也可辭在乎中庸也不可辭而弗辭之斯能㢘矣在乎白刃也可蹈在乎中庸也不可蹈而弗蹈之斯能勇矣

馬氏曰天下國家者人之所擅而均之者難唯知者能之爵禄者人之所欲而辭之者難唯㢘者能之白刃者人之所懼而蹈之者難唯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其道易行而不可能也故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天下國家人之所難均而知者能均之然知者

傷乎鑿蓋知其可均而不知其有不可均之理爵禄人之所難辭而廉者能之然廉者有以傷乎介知其可辭而不知其有不必辭之理白刃人之所難蹈者而勇者能之然而勇者有以傷乎暴知其可蹈而不知其有不必蹈之理凡此皆非中庸之道也故曰中庸不可能也

永嘉薛氏曰天下之事可以強爲者是皆可能者也中庸天道也不可以能之也能之非道也執中而無

方者也故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長樂陳氏曰天下國家可均此知者能之第恐作聰明而非中庸耳爵禄可辭此廉者能之第恐務沽激而非中庸耳白刃可蹈此勇者能之第恐輕死生而非中庸耳荀子曰君子行不貴苟難説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爲貴當者中庸之謂也中庸非難能但不可苟以是三者爲之耳

髙要譚氏曰凡最高難行之事皆可以能爲之惟中

庸天理不可以能爲之也天下國家之大非尋常貲
產之比疑不可均以與人然而巢由之徒視天下若
將浼已燕子噲舉國以授子之殊無難色則是天下
國家雖大在高者處之均以與人可也爵之貴祿之
富天下之人所同欲疑不可强爲辭辟也然慕爲夷
齊之潔者雖賦邑萬鍾繫馬千駟亦不之顧則是爵
祿雖榮在廉者處之辭而不受可也白刃凶器天下
之人所同畏疑不可冒死而蹈之然賁育專諸北宮

黜之倫雖千萬衆在前猶不少懾是白刃雖凶在勇者處之以身蹈之可也蹈白刃不畏百千人中無一焉辭爵禄不受千萬人中無一焉均天下國家以與人雖數千年中亦無一焉此皆所謂超世絶倫之行非常人之所易能也而聖人皆以此爲可能至於中庸之道雖愚者可以與知不肖者可以與行而聖人乃曰不可能何也曰聖人於此示人以天理所在非謂中庸之道難知而難行也能之一字最爲學者大

害蓋人之於中庸纔有能之之心則其所爲所行皆近乎好名皆出乎有意皆入乎妄作爲善之功狹矣其能常久不息乎故高者於天下國家能之則可均矣廉者之於爵祿能之則可辭也勇者之於白刃能之則可蹈也凡超世絶倫之行能之則皆可爲也雖然能則能矣此豈常人之道哉今日行之後日不可復繼矣惟中庸每事皆任天理故不以能爲之心爲之天理所在即吾所行也天理所不在即吾所不行

也事事循理而吾無所用其能焉夫然後可以久於其道而萬善所歸皆萃於我聖人之示人其旨深矣此能字與民鮮能久矣丘未能一焉意義不同夫言非一端而已各有所當也

永康陳氏曰均天下國家之富以與人辭爵祿而不受蹈白刃而不顧揆之人情至難也適當其前有志類可為之中庸乃日用不易之理至簡至易體而得之如反掌耳彼猶可為而此不可能可謂捨近而慕

遠矣不爲疑辭直曰不可能者甚之也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同意說者謂舉此三者以見中庸難能非也彼其奮然於是三者必其心有所不欲有所不爲違其所不欲於其所可欲違其所不爲於其所可爲則其至中庸也孰禦此聖人變動人心之術肯以日用之理爲難而絶之乎

四明沈氏曰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中庸之門無是法也理有可則有不可若爲名義所激血氣所

扶直意而行率情而為更不顧天理如何則知其可而不知有不可惟一槩之以天理審度其可不可而行之則雖行天下難能不可繼之事無非君子之時中

晉陵錢氏曰均猶平也均平天下國家才者能之辭爵禄廉者能之蹈白刃勇者能之欲其合於中庸非才者廉者勇者所可能也

江陵項氏曰生知者為上力行者次之勉強者又次

之此知仁勇三德也上兩章已言知行此章自勉强言之强於外者易强於内者難勉强於知亦足以有知勉强於行亦足以有行下引子路問强猶曰古之人有能知者子路是也舜不可得如顔子足矣顔子不易如子路足矣

宣城奚氏曰事有可强而能者有不可强而能者可以强而能則人皆能之不可强而能非功深力到者不能也天下國家可均也公者能之爵禄可辭也廉

者能之白刃可蹈也勇者能之至於中庸則非可以擬議料想模倣附會也必也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加之以力行庶乎其能之矣其曰不可能者非終不可能也使其果不可能則舜與顔子何以獨得之學者宜優游日求饜飫自得毋以不可能而自沮也毋以不可能而過用其心也

雲川倪氏曰天下國家大小有差固不可均就能均之非中庸也爵禄富貴義所當得則不可辭就能辭

之非中庸也白刃在前不可輕冐而蹈踐就能蹈之非中庸也是三者雖能爲人所不能爲皆失之過以中庸之道言之不可謂此爲能也

蔡氏曰均國家者智也辭爵禄者仁也蹈白刃者勇也言智仁結上言勇起下

新定顧氏曰此設爲之辭以明中庸之爲難事耳聳天下之聽示此道之重也中庸人心固有之理曷爲而難能若是蓋私欲一毫之萌則非能中庸者也而

私欲未易息絶也且以七十子之善學僅曰日月至焉而已矣踰日踰月則未免私欲一念之萌挺然傑出者惟顔子而曰三月不違仁三月之久亦未免私欲一念之萌至於生而知之安而行之有若孔子猶曰我學不厭又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文王則曰亹亹至於不顯亦若有所臨無射亦若有所保舜則曰業業而無怠無荒伯益且勤於致戒聖人之用其力若此凡皆以中庸之難能

也

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

鄭氏曰强勇者所好也言三者所以爲强者異也抑而强與抑辭也而之言女也謂中國也南方以舒緩

爲强不報無道謂犯而不校也北方以剛猛爲强袵猶席也流猶移也塞猶實也國有道不變以趨時國無道不變以辟禍有道無道一也矯强貌

孔氏曰此一節子路見孔子美顔回能擇中庸故問如已之强亦兼有中庸否南方謂荆揚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寛緩和柔和柔爲君子之道故云君子居之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堅急故人性剛猛恒好鬭爭故以甲鎧爲席寢宿於中至死不

厥非君子所處而强梁者居之惟云南北不云東西者南北互舉與東西俗同也矯者壯大之形故鄭云强貌也塞者守直不變德行充實也

河南程氏曰南方人柔弱所謂强是義理之强故君子居之北方强悍所謂强者是血氣之强故小人居之凡人血氣須要以義理勝之伊川

藍田吕氏曰此章言强之中也南方之强不及乎强者也北方之强過乎强者也而强者汝之所當强者

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方也南方雖不及强然犯而不校未害爲君子北方則過於强尚力用强故止爲强者而已未及君子之中也得君子之中乃汝之所當强也柔而立寛而栗故能和而不流剛而寡欲故能中立而不倚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是皆以已之强力矯其偏以就中者也夫矯之爲言猶揉木也木之性能曲能直將

使成材而爲器故曲者直者皆在所矯故皆曰强哉矯不羞汙君不辭小官與鄉人處由由然不忍去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浼我哉其和而不流者與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與夫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中立而不倚者歟塞未達也君子達不離道故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未達之所守所謂不變塞焉者也

建安游氏曰中庸之道造次顛沛之不可違惟自强

不息者爲能守之故以子路問强次顔淵所謂强者非取其勝物也自勝而已故以南方之强爲君子强也者道之所以成終始也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强哉矯葢其爲中雖不同而其貴不已一也

延平楊氏曰天地之仁氣盛於東南義氣盛於西北故南北方之强氣俗如此寛柔以教不報無道以自勝爲强也故君子居之衽金草死而不厭以勝物爲

强也子路之强若是故曰而强者居之而汝也與暴虎憑河死而無悔同意夫君子以自勝爲强故自和而不流至於至死不變皆曰强哉矯所以自勝其私以趨中也矯與矯枉之矯同亦因之以進子路也公孫衍張儀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可謂强矣而孟子曰妾婦之道也至於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然後謂之大丈夫君子之强至於至死不變然後爲至

河東侯氏曰前言中庸不可能也恐學者中道而廢故引子路問强以勉之明君子自强不息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豈不可能哉强有二說强悍勇敢與勝己之私皆謂之强故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克己復禮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顔子之强似之故曰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尚勇兼人行行如也子路之强似之故曰而强者居之君子以自勝爲强故曰强

哉矯矯如矯木之矯矯曲以從直也君子之矯矯過與不及從乎中而已故國有道則所守不變所行不塞國無道則至死不變焉大壯之象曰君子以非禮勿履豈非强哉矯乎學者若知自强之道何中庸之不可能哉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章子路好勇故問强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横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

勝人爲强君子之道也金戈兵之屬草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四者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又曰或問此其記子路之問强何也曰亦承

上章之意以明擇中庸而守之非强不能而所謂强者又非世俗之所謂强也蓋强者力有以勝人之名也凡人和而無節則必至於流中立而無依則必至於倚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素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處乎窮約非持守之力有以勝人者其孰能及之故此四者汝子路之所當强也南方之强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强過乎强者也四者之强强之中也子路好勇故聖人之言所以長其善而救其失

者類如此曰和與物同故疑於流而以不流爲强中立本無所依又何疑於倚而以不倚爲强哉曰中立固無所依也然凡物之情唯强者爲能無所依而强立弱而無所依則其不傾側而偃仆者幾希矣此中立之所以疑於必倚而不倚之所以爲强也　又曰諸説大意則皆得之惟以矯爲矯揉之矯以南方之强爲矯哉之强與顔子之强以抑而强者爲子路之强與北方之强者爲未然爾　又語録曰和而不流

下惠是中立而不倚夷齊是文王善養老他便盡歸乎來及至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强哉矯賛歎之辭

涑水司馬氏曰南方之强不及强者也北方之强過强者也而强者汝之所當强者也南方中國北方狄也以北對南故中國所以言南也矯者矯其偏以就中也矯之爲言猶揉木也塞未達也君子當天下有道其身必達不變乎未達之所守故曰不變塞也

臨川王氏曰强哉矯者言此强可以矯北方之過矯枉而歸諸道者也國有道者泰通之時君子出而行道不可變而爲蔽塞焉此其强可以矯素隱行怪之枉也語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國無道上下不交之時也當守道於已至死而不變其節孔子蓋惡當時之人爲中庸道不用於世遂半塗而廢故曰至死不變此其强可以矯半塗之枉下文蓋傷之也

嵩山晁氏曰强疑其非中也蓋惟中庸能强也强也

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宜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强既有南方之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者既和既中而誠明之守安於治亂之世勤而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焉强也

嚴陵方氏曰子路能勇而不能怯近於北方之强故孔子因其問而言之於北方之下亦退之之意也抑者逆料之詞與孟子言抑王同義陽爲德陰爲力南

方之强以德而已北方之强以力而已居猶居仁之居居其道不必居其地也强於德固君子之所居要之中庸之道亦未免有弊何則德之所尚者柔力之所尚者剛柔則失之懦剛則失之暴故君子必矯其弊以一歸乎中庸之道焉矯高而使下矯枉而使直也夫和故無剛之失不流故無柔之失故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則處乎剛柔之間不倚則不偏於柔不偏於剛故曰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强於矯弊

則中庸之道充塞乎中故國有道雖富且貴而富貴不能淫是道也國無道雖貧且賤而貧賤不能移是道也至死言終身由之也上言塞下言死互相備爾

延平周氏曰孟子曰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所謂衽金革死而不厭者知其可以死而不知其可以無死者也和而不流依於仁也中立而不倚據於德也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雖死不變志於道也

山陰陸氏曰和而不流柳下惠是與中立不倚伯夷

是與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伊尹是與三聖人者皆有矯焉故曰強哉矯若孔子集大成者也無矯也無弊也

廣安游氏曰彊者強力也猶言堅強而不可變也喜怒哀樂者氣也治氣者心也治心者強也孟子之不動心本之以勇孔子論治心以爲中庸持之以強孟子之説蓋出於此前所言南北方之強君子有取於南而不取於北後所言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以下

主中國之强而言中國之性中和而厚重君子因其性以導之夫氣偏則不中氣偏則不和氣偏則傾傾則易動今中國之人其禀氣不偏不偏則中不偏則和不偏則厚重聖人因其中而道之以中庸之中使其中立而不倚因其和而道之以中和之和使之和而不流因其厚重而道之以守道不變之厚重所謂不變塞也塞猶實也詩曰秉心塞淵言其秉心深實也秉心實則心有所主矣夫以中國之强不剛不柔

中和厚重而道之以君子之道於是乎不逐物而流不依物而倚不爲險易而變至中至正至精至純所守如此所立如此此其爲强所以爲壯大也易爲剛健中正純粹其意同此

范陽張氏曰南方北方與夫子路之强皆血氣也非中庸也然衽金革死而不厭謂之血氣之强可也寛柔以教不報無道君子居之是亦足矣乃謂血氣之强何哉蓋强當從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來則此强

爲中庸之强若乃山川風氣使之如此而中無所得豈非血氣乎子路天資好勇其鼓琴流入北鄙其言志則曰軍旅此北方之强故曰而强者居之然則何以爲中庸之强曰和而不流此喜怒哀樂之中節也故其强矯然不撓中立不倚此喜怒哀樂未發時也故其强亦矯然不撓故其見用於有道之世不變於厄塞之節無道之世脅之以死亦不變其節其强皆矯然不撓夫不變者不流不倚之發也矯之爲言剛

毅之貌非矯揉之矯也子路聞之得不悼其平時之無益而潛養之不可已乎

延平黄氏曰南方陽明而主生有君子之道焉生則子民之仁明則君國之智北方陰險而主殺有强者之道焉君子之强而不强不足以名之者以其能强能弱也寛柔以教所謂能弱不報無道所謂能强衽金革死而不厭所謂能强而不能弱能强則不流能弱則不倚　又曰富貴不能淫故國有道不變塞焉

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故國無道至死不變

永康陳氏曰子路問強夫子開端以啓發因強以明理所以變動子路之強也南方之強孟施舍以之北方之強北宫黝以之要之皆守氣也君子之強即曾子之大勇孟子浩然之氣此守約之理強哉矯有卓立氣象孟子所謂至大至剛蓋有見於此

莆陽林氏曰孔門學問皆各從長技以入聖人之道如曾子之問孝子游之問禮顏子之問仁終身所問

不過以其所長者此子路所以有問强之説也

晏氏曰仲尼答子路以北方之强乃曰而强者居之則謂子路能勇而不能怯安於北方之强所以救其失也哀十五年蒯聵之難子路結纓而死則死而不厭驗矣國有道矣衆人皆逐於浮華君子矯之則篤於充實故曰不變塞焉國無道矣衆人皆有始而無終君子矯之則終始一節故曰至死不變焉此皆君子矯世以中庸之道非南北之强所能與也

江陵項氏曰君子居之猶曰此君子之徒也而强者居之而汝也猶曰此汝之徒也同則流和則不流矣偏則倚中則不倚矣猶有不流不倚云者爲勉强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中也和者無過不及之中中立者不偏之中欲其强於知之也不流不倚盡矣猶有二不變云者亦爲勉强者言之也斯二者言道之庸也死生通塞變之大者能不爲死生通塞之所變則可謂庸矣欲其强於行之也舜聖人也故言其與

人者顔子學者也故言其守身者子路困而學者也故言其矯揉氣質者孟子人告以有過章其次序亦如此

晉陵錢氏曰南北之方土風不同其不知中庸則一然君子處南方之强而世之號爲强者乃處北方之强則所貴於强不在剛猛矯猶抑也哉疑辭也强哉矯猶言强其矯也君子於中庸知而行之非矯抑而然也塞實也國有道不變其實以趨時國無道不變

其實以辟害此中庸之强非矯抑所能

雲川倪氏曰衽者衣衿也金者鐵也革者皮也聯鐵而爲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也南方之强言其稟於風土者然也子路恃血氣爲强耳非南方北方之强故孔子勸之抑也子路好勇是過强者不能以抑爲强故孔子曰暴虎憑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所以抑之也其後死於衛國之難反爲傷勇非中庸也

蔡氏曰此主勇而爲言也君子和而不流依乎庸也中立而不倚依乎中也君子依乎中庸不以得志不得志而或變變則失其所依而息矣

仁壽李氏曰凡人和而不節或至於同流而合汙惟强者爲能和而不徇乎物中者本無所倚或至於力弱而易撓惟强者爲能獨立而不懼國有道而富貴或不能不改其平日之素惟强者不變於此身之通塞國無道而貧賤或不能久安乎義命之常惟强者

終身不見是而無悶此非有弘毅之力堅决之見篤信天理盡克己私豈能守是四者而勿失然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鄭氏曰素讀如傃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詭譎以作後世之名身雖遯世而名欲彰也弗爲之矣恥

之也廢猶罷止也弗能已矣汲汲行道不爲時人之隱行

孔氏曰自此至察乎天地一節論夫子雖隱遯之世亦行中庸又明中庸之道起於匹夫匹婦終則徧於天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謂身雖隱遯而名欲彰也

河南程氏曰素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也不見知而不悔是中者也

藍田吕氏曰此章論行之所以求乎中也素隱行怪未當行而行之行之過者也半塗而廢當行而不行行之不及者也素讀如傃鄉之傃循傃其位之素也君子之學方鄉乎隱則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潛龍所以勿用也然其志嘐嘐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則怪者也君子之學方遵道而行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進德修業所以欲及時也然莫之禦而不爲力非不足而畫焉則自已者也怪者君子

之所不爲也已者君子之所不能也不爲其所太過不已其所不及此所以依乎中庸自信而不悔也依與違對者也依於仁則不違於仁依乎中庸則不可須臾離也聖人擇天下之善知天下之本不出乎中庸反之於心而悦行之於已而安考之於理而不謬合之先王而不違措之天下國家而可行則將自信而不疑獨立而不懼舉世非之而不悔非知道之至烏能及是哉

建安游氏曰吾弗爲之處其實而遺其名也吾弗能已樂其内而忘其外也其用心若此則可以入中庸之道矣故繼言君子依乎中庸依之爲言無時而違也非至誠無息者不足以與此若三月不違仁未免於有所守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疑慮不萌於心確乎其不可拔也非離人而立於獨者不足以與此若不遠復者未免於有念也故曰惟聖者能之

延平楊氏曰不以成德爲行而以詭異矜世則其流

風足以敗常亂俗矣後世雖有述焉君子不為也以道為高疑若登天然則半塗而廢者蓋有之見其若大路然則行之者必至矣尚誰已之此顔淵之所以欲罷不能也依者對違之名依乎中庸則無違矣蓋不待擇而從容自中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豈有異於人哉循天下同然之理而已非小智自私者之所能知也知之其天乎人雖不知何悔之有非夫確乎其不可拔者其孰能之

新安朱氏曰案漢書素當作索此第十一章素隱行怪言深求隱辟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强而强者也聖人豈爲之哉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强而不强者也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不爲素隱行怪則依乎

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惟聖者能之而已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葢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顔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顔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或曰吕氏從鄭註以素為傃固有未安惟其

舊說有謂無德而隱爲素隱者於義畧通又以遯世不見之語反之似亦有據但素字之義與後章素其位之素不應頓異則有若有可疑者獨漢書藝文志劉歆論神僊家流引此而以素爲索顔氏又釋之以爲求索隱暗之事則二字之義既明而與下文行怪二字語勢亦相類其說近是蓋當時所傳本猶未誤至鄭氏時乃失之耳游氏所謂離人而立於獨與夫未免有念云皆非儒者之語也

涑水司馬氏曰素隱行怪謂處心發論務趣幽隱使人難知力行譎怪使人難及皆非中庸中庸貴於能久故孔子弗為

臨川王氏曰申屠負石赴河仲子辟兄離母是行怪也君子必遵中庸之道行之悠久不為變易苟半途而廢非君子所為也昔子貢謂孔子之道至大天下莫能容而請少貶焉公孫丑謂孟子宜若登天然使人不能幾及此二子者不知孔孟遵中庸之道而行

之故反欲賊之也樊遲請學稼此蓋廢聖人之道欲
學野夫之事故夫子鄙之
長樂劉氏曰富貴貧賤天之命也非力之可求行道
君子居夫貧賤而有悔則爲凡人矣居夫貧賤而無
悔則爲聖人矣是悔也者凡聖人之間也行道君子
臨小利害一暫進退而弗利厥躬弗快已欲則悔心
勃然而生焉不知夫中庸之道從之而失也不知聖
人之德從之而遠也可謂知之乎然而仲尼之意不

在乎是也樂之於悔參與商也內盡其性寂然無爲應乎萬變莫不適於其宜而未始有微動焉是與天地相似是與鬼神相通又何進退隱顯足以動其心故性得於內而樂不可勝其榮也情失於外而悔不可勝其辱也非仲尼之心乎

兼山郭氏曰素以隱爲事而行怪焉過也半塗而廢卒自晝焉不及也

海陵胡氏曰隱者非謂山林常住巢棲谷處之謂也

韜藏其知不見於外之謂隱故論語稱甯武子之知邦無道則愚此所謂愚者韜光晦智若愚人然如此者非愚也蓋隱也凡人見有人才能在己下而爵禄居己上則必有怨心見有人才知在己下而名譽在己上則必有怨心此中知所不能免也故不見知而不悔者惟聖人能然易稱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故知惟聖人能之此既陳隱之道又恐人之輕於隱故再言君子隱遯之道

延平周氏曰無功而祿謂之素飡則無德而隱謂之素隱修身以俟命謂之行法則不修身以逆命謂之行怪

山陰陸氏曰此龍德也故惟聖者能之

莆陽林氏曰隱者本非美事素隱者徒然隱也如長沮桀溺荷蓧丈人晨門之徒往而不反故孔子以隱字目之以謂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夫人之生便有五典之分若退居巖穴之下是無上下之分如此等人

在國爲叛臣在家爲逆子伯夷叔齊或以爲隱者非隱者也夫子當時亦稱道之夫天生一人便要辦天下之事自上古以來作舟車爲宮室闢田疇便有紀綱法度無非天工人其代之豈可徒隱行怪者爲怪異之行使後世之人學之

廣安游氏曰學中庸者其病有二一則急於人知一則困而易悔惟君子能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此非聖者不能也怪則詭譎詭譎則易以動人耳

目籍此爲名使後世稱述學者之失多在於此若半塗而廢則用力已多而有困悔之心孔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畫者止也止言不進也失於力之不足則又賢乎止而不進也孔子言彼則中道而止吾則弗能已也

吳興沈氏曰先儒類以君子遵道而行之文屬半塗而廢君子依乎中庸之文屬遯世不見恐非通論嘗因文會理蓋夫子因言弗爲行怪釣名之事故以君

子遵道而行斷之因言弗爲半塗而廢之事故以君子依乎中庸斷之是二者皆君子之事也至於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則聖人之事也故以惟聖者能之斷之則文順理明

范陽張氏曰素隱行怪謂終身行乎隱晦而行怪以釣名

永康陳氏曰君子於日用閒體認得實然不易之理如飲食之知味敬以守之異行必弗爲半塗必弗止

依乎中庸與之俱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之安也至乎此則聖人其曰惟聖者能之非絶人也直以爲聖人成能在日用閒耳

晏氏曰無德而素隱譎詭而行怪有聞其風而悅之者是之謂後世有述焉若人者常失之太過君子有所弗爲者欲其俯而就也遵道而行雖有好善之心半塗而廢俄有自怠之失若人者常失之不及君子弗能自已者欲其跂而及也既俯而就又跂而及所

以能依乎中庸矣蓋有過行而遯世雖見知於世亦不能無悔惟依乎中庸而遯世者雖不見知於世亦無吝焉非聖人不能及此

新安顧氏曰素空也聖人以仁天下爲心者也閔民物之不得其所未始一日而忘斯世方天之未欲平治天下也遯世無悶全其身所以全其道也彼其不離乎羣日用常行周旋於人倫之中雖曰不見知而不悔然而事久論定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其在人君

易於知之亦易於求之道不難於行也天下庶其治乎彼偏曲之士遯跡山林去人也遠爲一身計則得矣如民物之不得其所何民物不得其所天下泯泯棼棼深山茂林亦何自而獲安

晉陵錢氏曰自天下國家可均至此謂中庸之道在知而能行素猶固也固隱不仕又行奇怪之行人樂稱之故有述於後世吾弗爲之能知也半塗欲廢而不肯已能行也遯猶避也惟弗爲故依乎中庸惟弗

已故雖避世人不見知而不悔然謂聖者能之蓋夫子之謙

江陵項氏曰素隱行怪徒行而實未嘗知也半塗而廢徒知之而終不能行也君子依乎中庸則非徒行也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非徒知也故曰惟聖者能之上章既分知仁勇之三等此章復極言知行之難欲人盡其心也然又恐人謂其難故下章以所知所行之近反復言之

雲川倪氏曰素者平素也言以隱居爲常而不知通變者也不知通變未害也而又行怪以求名則僞也後言素貧賤行乎貧賤以中庸之道行之故可也此乃素隱行怪怪則非中怪則非庸正背馳矣依與倚不同依者從也倚者偏也中立則可偏倚則不可注謂素爲傃是改經文以從其說朱氏援漢史爲證謂素爲索雖有所據亦不免改經文且探賾索隱易以爲聖人之學豈行怪者可言索隱乎

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君子至此則其德與聖人同矣故以惟聖者結之

林氏曰觀夫子以隱居放言爲我則異於是則知我弗爲之説觀夫子以今女畫責冉求則知我弗能已之説此章講明中庸之旨首舉二者以開其端而後

終之以聖人之能事蓋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者常行之道素隱行怪過而反庸者也豈得爲庸半塗而廢安於不及者也豈足爲中是必依乎中庸則無過而反常之事是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則無安於不及之憂是理也非從容中道純亦不已孰能與此故曰惟聖者能之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典簿臣劉景岳

謄録監生臣胡淡

禮記集說卷一百二十七

宋 衛湜 撰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鄭氏曰與讀如贊者皆與之與憾恨也天地至大無不覆載人尚有所恨況於聖人能盡備之乎語猶說也所說大事謂先王之道所說小事謂若愚不肖夫婦之知行也察猶著也言聖人之德至于天則鳶飛戾天至于地則魚躍于淵是其著明於天地也

孔氏曰贊者皆與冠禮文天地如冬寒夏暑人猶有怨莫能載者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莫能破者言似秋毫不可分破也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鳶飛戾

天是翺翔得所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此大雅旱麓美文王之詩今文鳶飛魚躍惡人遠去魚躍喻善人得所此引斷章與詩義殊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於匹夫匹婦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河南程氏曰費日用處伊川　問聖人亦何有不能不知也曰天下之理聖人豈有不盡者葢於事有所不徧知不徧能也至纖悉委曲處如農圃百工之事

孔子亦豈能知哉伊川　又曰鳶飛魚躍言其上下察也此一段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之意同活潑潑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神　又曰鳶飛戾天向上更有天在魚躍于淵向下更有地在明道

横渠張氏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費日用隱不知也匹夫匹婦可以與知與行是人所常用故曰費及其至也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是隱也聖人若夷惠之徒

亦未知君子之道若知君子之道亦不入於偏　又曰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知淆諸物故聖人有所不與　又曰戾天則極高躍淵則極深君子之道天地不能覆載　又曰此言物各得其所上者安於上下者安於下是上下察盡也

藍田吕氏曰此已上論中此已下論庸此章言常道之終始費用之廣也隱微密也費則常道隱則至道唯能進常道乃所以為至道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

故人猶有憾况聖人乎天地之大猶有憾語大者也
有憾於天地則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
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
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上至乎天地所
不能下至於愚不肖之所能則至道備矣自夫婦之
能至察乎天地則常道盡矣一本云庸者常道也費
用也隱不用也用者顯著而易知不用者微密而難
知易知者易能難知者難能葢易知易能者常道也

難知難能者至道也音者瞽矇之所及知味者饔人之所及知及其至也雖聖人之知而知音知味不如師曠易牙之精故堯舜之知不徧愛物孔子自謂不如老農老圃此聖人亦有所不知者也見孺子將入井人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呼蹴而與之行道之人皆所不屑及其至也充不忍人之心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君子之道四孔子自謂未能此聖人亦有所不能者也聖人亦有所不知語

小者也知音知味為農為圃雖小道也專心致意亦能貫乎至理造於精微周天下之用而不可闕此天下所莫能破也聖人亦有所不能語大者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則道固大於天地矣聖人盡道財成輔相以賛天地之化育合乎天地人而無間此天下所莫能載也鳶飛於上魚躍於下上下察之至者也愚不肖之夫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則常道盡矣此所以謂造端乎夫婦者也孝弟之至通乎神明光乎

四海無所不通則至道成矣此所謂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也

上蔡謝氏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非是極其上下而言蓋真箇見得如此此正是子思喫緊道與人處若從此解悟便可入堯舜氣象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無些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鳶魚而言也若指鳶魚言則上面更有天下面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又曰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猶韓愈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王作人似之子思之意言上下察也猶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察見天理不用私意也故結上文云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語小天下莫能破令人學詩章句横在肚裏怎生得脫洒去

建安游氏曰道之用贍足萬物而萬物莫不資焉故言費其本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故曰隱猶言肆而

隱也唯費也則良知良能所自出故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而能行焉唯隱也則非有思者所可知非有為者所可能故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蓋聖人者德之盛而業之大者也過此以往則神矣無方也不可知無體也不可能此七聖皆迷之地也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者則祁寒暑雨之失中故也君子之道無往而非中也其大無外而中無不周故天下莫能載其小無間而中無不足故天下莫能破上極于天

下蟠於淵中無不在也故上下察是道也以為高遠邪則造端乎夫婦以為卑近邪則察乎天地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蓋事父母之心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與有焉及其至也天地明察神明彰矣則雖聖人之徳又何以加此此中庸所以為至也

延平楊氏曰道者人之所日用也故費雖曰日用而至賾存焉故隱蓋自可欲之善至充實輝光之大致

知力行之積也大而化之至於不可知之神則非知力所及也德盛仁熟而自至焉耳故及其至也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焉　又曰祁寒暑雨之變其機自爾雖天地之大不能易其節也大道之不可能也如是而人雖有憾焉道固自若也故下文申言之　又曰大而無外天下其孰能載之小而無倫天下其孰能破之道至乎是則天地之大萬物之多皆其分内耳故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飛魚躍

非夫體物而不遺者其孰能察之雖然其端豈遠乎哉始於夫婦之愚不肖與知能行者而已故又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河東侯氏曰前章言唯聖者能之子思恐學者以謂中者之道極乎高深不可及而止也故又曰君子之道費而隱皆日用之事雖夫婦之愚不肖亦能知之亦能行之及其至則雖聖人亦有所不知不能焉謂其不能者非聖人不能於此力有所不逮也如孔子

問禮於老聃訪官名於郯子謂異世之禮制官名之因革所尚不同不可强知故也又如聖而不可知之神大德禄位名壽舜之必得而孔子不得又如博施濟衆修已以安百姓欲盡聖人溥博無窮之心極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無不被其澤者雖堯舜之仁亦在所病也又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日用之費民固由之矣其道中庸則安能人人知之雖使堯舜之為君周孔之為臣所過者化所存者神立之斯立

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化者不越所過者爾又安能使窮荒極遠未綏未動未過者皆化哉此亦聖人之所不能也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

也葢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鳶飛魚躍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　又曰道之用廣而其體則微密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即其近而言之男女居室人道之常雖愚不肖亦能知而行之極其

遠而言之則天下之大事物之多聖人亦容有不盡知盡能者也然非獨聖人有所不知不能也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至於氣物流行則陰陽寒暑吉凶災祥不能盡得其正者尤多此所以雖以天地之大而人猶有憾也夫自夫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道蓋無所不在也故君子之語道也其大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包則天下莫能載矣其小至於夫

婦之愚不肖所能知能行而道無不體則天下莫能破矣道之在天下其用之廣如此可謂費矣而其所用之體則不離乎此而有非視聽之所及者此所以謂費而隱也子思之言至此極矣然猶以為不足以盡其意也故又引詩以明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所以言道之體用上下昭著而無所不在也造端乎夫婦極其近小而言也察乎天地極其遠大而言也蓋夫婦之際隱微之間尤見道之不可離處知其造

端乎此則其所以戒慎恐懼之實無不至矣易首乾坤而重咸恒詩首關雎而戒淫佚書記釐降禮謹大昏皆此意也　又曰諸說如程子至矣張子以聖人為夷惠之徒既已失之又曰達諸天㴾諸物聖人所不知所不與則又析其所不知不為而兩之皆不可曉也已曰諸家以夫婦之能知能行者為道之費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有憾者為道之隱其於文義協矣若從程子之說則使章内專言費而不及隱

恐其有未安也曰謂不知不能為隱似矣若天地有憾鳶飛魚躍察乎天地而欲亦謂之隱則恐未然且隱之為言正以其非言語指陳之可及耳故獨舉費而常黙具乎其中若於費外别有隱而可言則已不得為隱矣程子之云又何疑邪　曰然則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為人處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于天者此也在

下則魚之躍而出乎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言之唯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為有以洞見道體之妙而無疑而程子以為子思喫緊為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為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及今雖未嘗有一毫之

空闕一息之間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用之間者則
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覺也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
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
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
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
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
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

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邪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解之欲其雖有所自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說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　又曰呂氏分此已上論中以下論庸又謂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恐皆未安謝氏既曰非是極其上下而言矣又曰非指鳶魚而言蓋曰子思之引此詩估借二物以

明道體無所不在之實非以是為窮其上下之極而形其無所不包之量也又非以故二物專為形其無所不在之體而欲學之者必觀乎此也此其發明程子之意蓋有非一時同門之士所得聞者而又别以夫子與點之意明之則其為說益以精矣但所謂察見天理者恐非本文之訓而於程子之意亦未免小失之耳游氏之說其不可曉者尤多如以良知良能之所自出為道之費則良知良能者不得為道而在

道之外矣又以不可知不可能者為道之隱則所謂道者乃無用之長物而人亦無所賴於道矣所引天地明察似於彼此文義兩皆失之至於所謂七聖皆迷之地則莊生邪遁荒唐之語尤非所以論中庸也揚氏以大而化之非知力所及為聖人不知不能以祁寒暑雨雖天地不能易其節為道之不可能而人所以有憾於天地則於文義既有所不通而又曰人雖有憾而道固自若則其失愈遠矣其曰非體物而

不遺者其孰能察之其用體字察字又皆非經文之正意也大抵此章若從諸家以聖人所不知不能為隱則其為說之弊必至於此而後已嘗試循其說而體驗之若有以使人神識飛揚眩瞀迷惑而無所底止子思之意其不出此也必矣唯侯氏不知不能之說最為明白但所引聖而不可知者孟子本謂人所不能測耳非此文之意也其他又有大不可曉者亦不足深論也　又語錄曰子思言鳶飛魚躍與孟子

言勿忘勿助長此兩處語意各自别後人因程子此兩處皆是喫緊為人處只管去求他同處遂至牽合永嘉周氏曰嗚呼中庸之難能也而亦不可以茍為也或者曰道易知也吾殫聰明以審之道不過乎仁義禮樂而已曰仁義禮樂是道之用非吾所謂道也或者曰道易行也吾盡心力而為之道不過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而已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是道之所寓非吾所謂道也吾之所謂

道者體之一心無不足施之天下為有餘沛然行乎仁義禮樂之塗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閒而不亂然而吾不自知焉非特不自知焉則亦無所知焉故子思之論至所言君子之道費而隱則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愚讀中庸至此卷伏而思之葢始而疑中而知終而覺然後知子思果知道也果不吾欺也其至也

果不可以知也豈不謂大而能化與道一體而不吾知也世之論者或以謂道之至聖人實有所不知君子則曰百工之事各有其至而聖人蓋有所不知者是皆過不及之論也夫道之至雖聖人有所不得知是果不可以知也道而不可以知然則人安取夫道哉是以道為虛名不可為之事而自棄者之論若子思論中發其大義至於語聖人又止區區論其百工之事抑何淺期子思哉是又不及之論也中庸之書

語道之要學者宜以志慮考之不疑於其間不察其奥而唯迹之窮猥與塵編斷簡俱腐至於老死而不能一言悲哉

嚴陵方氏曰知之者存乎知故於夫婦曰愚行之者存乎才故於夫婦曰不肖以道則雖小猶為有餘以形則雖大猶為不足有餘則無不慊不足則有所憾所謂天地者亦以形言之而已故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此天地

之形有所不足也書曰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此人猶有所憾也惟君子為能出乎形而入乎道又何憾之有凡有量者皆可載凡有質者皆可破君子之道顯諸仁則充實光輝至大不可圍豈復有量哉此語大所以天下莫能載也藏諸用則微妙無迹至精無形豈復有質哉此語小所以天下莫能破也然道之為物方其小也未嘗不大方其大也未嘗離小君子體之衆人觀之乃强為事

名爾故每以語稱之

山陰陸氏曰夫道不言而足故凡有言皆費也雖費君子有不得已也費故可以與知焉隱故雖聖人有所不知聖人無所不覺有所不知鳶飛戾天有見於上魚躍于淵有見於下

温陵陳氏曰此一章最切吾體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間而不可他求雖在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妙之理焉及其至也一語指道之極處言也極處即中也

在書為皇極在禮為中庸若過與不及便非中矣今俗學以聖人有所不知有所不能驅駕太高謂人皆不可企及遂分聖賢為等級初不知聖人豈有絶人為道之路至者無欠無餘也聖人蓋知之以不知能之以不能也學者功用在於察之一字孟軻云習矣而不察習堯舜文王之道茍不致察則為楊為墨矣蓋有似是而非如章子之孝仲子之廉尾生之信固當致察察之者視之詳也舜能致其察故能執其中

顔子能致其察至於問仁則有請事斯語而曾子尤致其察者故能三省其身子張亦能致其察故有書紳之語鳶魚之飛躍聖人何以見之上下致其察故也吾之道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離性分之内由是心以推之則鳶飛魚躍之理可以至乎道亦在乎察之而已

莆陽鄭氏曰無一事一物而遺乎此理者豈不費乎舉天下行之而鮮有知其道豈不隱乎惟費而隱乃

為君子之道若乃棄人倫幻形色空談廢事而卒無歸隱則隱矣而非費也道與事離而為二則偏矣豈所謂中庸之學天地之大人猶憾焉者以祁寒暑雨之偏也至君子之道無所往而不適中如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豈有大小之間大莫能載者言生天生地此道也道又大於天地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者至纖至悉亦此道也愚夫愚婦之所能雖聖人亦不外是所以莫能破此理所該安有限量飛潛所至無

不徧滿故曰上下察君子之道其上達乃至於此及其用也不出乎人倫世故故曰造端乎夫婦

莆陽林氏曰聖人豈直不知不能哉知到不知處能到不能處此聖人所以為聖人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是不知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不能也若夫胷中更有知有能則其知道淺矣故聖人以不知不能為到處

兼山郭氏曰道者無不在也夫婦之能知能行亦道

也聖人之不能知不能行亦道也然則聖人何為而不知乎今夫積土成山積水成淵自其積之始雖愚夫愚婦之所能為及其至也草木禽獸蛟龍魚鼈之所生烝而為雲氣降而為雨露其神化妙用變通百出雖聖人亦所不能知理亦然也

長樂陳氏曰中庸猶五穀愈食愈有味若其他雖珍異一食而喜再食而厭惟五穀日日食之雖没齒無厭也君子之道其所謂費者其日食之謂乎所謂隱

者其沒齒無厭之謂乎

江陵項氏曰費猶博也隱猶約也道雖甚博為之甚約此章先言道之費自夫婦之愚至人猶有所憾言道之所該形氣不足以盡之故聖人之聖有不能兼於愚夫愚婦之事天地之大有不能免於小人之憾皆形氣之限也故君子語道之大處則麗於形氣者雖毫末猶為大也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凡形氣之所至無非道者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

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此言君子之道非言君子也近起於愚夫愚婦遠極於天地之間道無不該夫婦天地以諭大小之極非論其精粗淺深此章專言其費下章始言其隱

范陽張氏曰君子之道即中庸也中庸不離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之間此日用所不免豈非費乎費當為費用之費雖夫婦之愚不肖豈有無喜怒哀樂者此所謂可以與知可以能行者然由戒謹不睹恐懼不

聞以養喜怒哀樂使為中為和以位天地育萬物雖聖人猶皇皇汲汲自謂有所不知有所不能焉豈非隱乎蓋自以為知自以為能則止矣止非中庸也唯若有所不知有所不能則戒謹恐懼其敢一日而已乎此理微矣力行者能識之　又曰天地雖大不免有日月薄蝕彗孛飛流山川震動草木倒植寒暑失中雨暘差序水旱相繼札瘥流行此人所以不免有憾然則財成其道輔相其宜彌綸範圍真有待於中

庸耳　又曰君子之道所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其戒謹不睹恐懼不聞察於微茫之功也戒謹恐懼則於未形之先未萌之始已致其察察之之至至於鳶飛魚躍而察乃在焉居人倫之先者夫婦是也欲識不睹不聞之實當於夫婦而察之夫婦之道正則天地之道皆正矣察之何如非心一形邪意一作無不見其所自起知其所由來戒謹恐懼而不敢肆焉察之既熟豈待夫婦間凡象生於見形起於微上際

下蟠察無不在所以如鳶之飛於天如魚之躍于淵察乃隨飛躍而見焉而況日月星辰之運動山川草木之流峙乎大含元氣而天下莫能載小入無間而天下莫能破察之之功如此君子於謹獨之學其可忽邪

四明沈氏曰人猶有所憾憾只是有不足天地之意人憾天地之大固知有大於天地者然人能憾天地之大以為小者亦非常人必其見卓然出於天地範

圍之外者然後能憾之也天地之大猶有憾聖人不知不能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君子語道之大處造端乎夫婦與知與能德輶如毛此語道之小處六合雖大未離其内一天之下何能容之所以莫能載也秋毫雖小待之成體百姓日用何能間之所以莫能破也

高要譚氏曰夫天地猶有憾聖人猶有所不能此則語之大也語之大則高深而難窮故曰天下莫能載

道造端乎夫婦而愚與不肖皆可與知此則語之小也語之小則切當而可驗故曰天下莫能破夫推道之始終自夫婦之微而極於天地之大學者當於此取則以極其性分之所至可也若更欲窮高極深則蕩然無下工用力處故夫子復引詩以譬之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察字猶要玩繹夫天之高不可得而窮鳶飛所戾之處則人之所見極矣地之深不可得而測魚躍而出之處則人之所見極

矣聖人示人以中庸常行之道極其所至以此為準天地之間有鳶之飛有魚之躍自得其得自樂其樂各極性分所至有不能自已者人能黙識此理便可涵泳一已之性優游愉怡其樂無窮孟子所謂樂則生生則烏可已烏可已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蓋學道者貴乎識此道生動之意若不識此道生動之意則鬱結滯礙其居也如被桎梏其行也如觸牆壁烏能久而不已乎學者欲見飛躍端的要當以

自已胷次與天地相準涵養此心一息不忘久久便自見矣

永康陳氏曰惟費故隱橫渠曰聚則明散則隱道以知為始以不知為至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道以能行為始以不能為至易曰不疾而速不行而至天地之大也猶有所憾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語大道之全體語小道之致用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鼓萬物而無乎不在者天理也故君子無所不至其察乎

夫婦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之地也天地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之地也造端於可以與知可以能行之地此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事也致察於有所不知有所不能之地此過此以往窮神知化之事也要之可以與知便是有所不知之端可以能行便是有所不能之端君子之學動有依據不如異端之修然直指泛然無著也

嚴陵喻氏曰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天地氣形也

此道非氣形所能囿天地在此道中特物之最巨者耳故有憾於天地者以其雖大而實囿於氣形非若此道之無方無體非氣形之所能囿也非氣形之所能囿非天下之至大者與無氣形之可見非天下之至小者與語大而至於此非推而廣之也其大無外孰能載之語小而至於此非斂而藏之也其小無內孰能破之

宣城奚氏曰天下事可以加思者皆可知也可以致

力者皆可能也至理所在無言可傳無象可則明目而視不可得而見傾耳而聽不可得而聞是豈可以加思致力也哉不可加思則無所容吾知也不可致力則無所容吾能也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經曰中庸不可能凡可知可能者理之粗者也吾夫子性天道之不可聞一貫之理非由學識知與能何庸施焉如回之卓爾參之一唯點之詠歸自有不容言之妙誠非可以區區之精神强揉而力取也蔡氏曰此

總言達道也男女居室人倫之始故首以夫婦言之
與知者智之端能行者仁之端及其至者勇之義道
非德不凝故以智仁勇起之聖人不知不能葢道德
之至四時自行百物自生矣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
道之流行上下昭著無物不在即下之所謂體物不
遺者同時同義但一主乎體一主乎用耳又曰費而
隱猶柔而立也三字只是形容一道字自夫婦之愚
不肖與知與能至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皆隱而隱也

又曰人莫不有是性故雖夫婦之愚不肖可以與知能行及其至也則盡性至命矣至命故雖聖人有所不知不能　又曰及其至也即所謂形著動變之積而至於至誠之化也　又曰聖人有所不能不知即生物不測之義易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正與此義同　又曰語大天下莫能載者言道之費也語小天下莫能破者言道之隱也蓋將自其費者而言之則其用廣天下莫有能具載之者自其隱者而言之

則其體微天下莫能破之者所以賛其費隱之盛也

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賛上文及其至也之妙

道體流行上下昭著莫知所以然而然至此亦豈聖

人所知所能哉

晉陵錢氏曰此一節謂中庸之道自察而入君子之

道不能語人亦在夫人察之而已夫婦可以與知能

行此君子之入道所謂造端也察乎天地則天地之

間無非此道非聖人所能知能行也故求中庸在乎

知求知之在乎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格物亦察也

東萊呂氏曰天下莫能載者方是大天下莫能破者方是小

嵩山晁氏曰語夫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天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葢雖大而中也其小亦中也人誰有憾於子哉

新定顧氏曰道之本體莫測其始莫窮其終天地不得不施生日月不得不代明萬物不得不消息聖人

知其出於此道爾安能知此道之所以然邪故曰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今夫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聖人汲汲皇皇立經陳紀垂世立教凡以求天下之長治而無亂也然而卒不能也堯湯有水旱之災則其不能得之天者如此夫子有陳蔡之厄則其不能得之人者如此說者因是歸之於數夫數出於道者也聖人容有不能轉移者故曰聖人亦有所不能

新定錢氏曰舉天下之有形者無不載矣所以莫能

載者何物舉天下之有形者皆可破矣所以莫能破者何物於鳶之飛魚之躍而有會焉則其説昭昭矣故曰上下察察處呈露焉可誣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

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鄭氏曰則法也言持柯伐木將以為柯近以柯為尺寸之法也人有過君子以人道治之其人改則止赦之不責以人所不能也違猶去也聖人而曰我未能一焉明人當勉之無已庸猶常也德常行也言常謹也慥慥乎篤實言行相應之貌

孔氏曰自此至徼幸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己則能及物所引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也周禮云柯長三尺博三寸柯柄長短其法不遠人猶以爲遠明爲道不可以遠也所求乎子以下四者言欲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己欲求乎子以孝道事己須以孝道事父母夫子聖人猶曰我未能凡人當勉之無已又譬如己爲諸侯欲求於人以忠事己己當先忠於天子欲求朋友以恩惠施己則己當先施

恩惠也

河南程氏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伊川　又曰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忠者無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明道　又曰忠恕兩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明道　又曰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體也恕用

也　又曰盡己為忠如心為恕或問恕字學者可用功否曰恕字甚大然恕不可獨用須得忠以為體不忠何以能恕看忠恕兩字自見相為用處　伊川　又曰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　伊川

又曰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　伊川

又曰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　伊川　又曰有餘便是過慥慥篤實貌

橫渠張氏曰所求乎君子之道四是實未能道何嘗有盡聖人人也人則有限是誠不能盡道也聖人之心則直欲盡道事則安能得盡如博施濟衆堯舜實病諸堯舜之心其施直欲至於無窮方為博施然安得若是修己以安百姓是亦堯舜實病之欲得人人如此然安得人人如此　又曰虛者仁之原忠恕者與仁俱生禮義者仁之用　又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

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藍田吕氏曰此章言治已治人之常道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故道雖本於天行之者在人而已妙道精義常存乎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間不離乎交際酬酢應對之末皆人心之所同然未有不出於天者也若絶乎人倫外乎世務窮其所

不可知議其所不可及則有天人之分内外之别非所謂大而無外一以貫之安在其為道也與柯斧之柄也而求柯於木其尺度之則固不遠矣然柯猶在外睨而視之始得其則若夫治己治人之道於己取之不必睨視之勞而自得於此矣故聖人推是心也其治衆人也以衆人之道而已以衆人之所及知責其所知以衆人之所能行責其所行改而後止不厚望也其愛人也以忠恕而已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

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者也忠恕不可謂之道而道非忠恕不行此所以言違道不遠孔子謂吾道一以貫之者也其治已也以求乎人者及於吾身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朋友皆衆人之所能盡人倫之至通乎神明光于四海有性焉君子不謂之命則雖聖人亦自謂未能此舜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瞽瞍底豫者也故君子責已責人愛人有三術焉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

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庸者常道也事父孝事君忠事兄弟交朋友信庸德也必行而已有問有答有唱有和不越乎此者庸言也無易而已不足而不勉則德有止而不進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無是行也不敢苟言以自欺故言顧行有是言也不敢不行而自棄故行顧言言行相顧知造乎誠實以自信此君子所

以慥慥造乎誠實之謂也

上蔡謝氏曰問忠恕曰猶形影也無忠做恕不出來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諸人説得自分明恕如心而已恕天道也伯醇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是天地之恕天地閉賢人隱是天地之不恕

朱震問天地何故亦有不恕曰天因人者也若不因人何故人能與天地為一故有意必固我則與天地不相似

建安游氏曰仁人心也道自道也則是道不離自心而已夫何遠之有人之為道而不本於心則違道也遠矣故終不可以入道為道而不本於心則執柯伐柯之譬也故曰其則不遠此盡已之忠也然道非彼也心非此也以心望道猶為兩物也故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由此觀之道固不可以頓進也修身猶然而况於治人乎故君子不以道責人而以人治人取其改而止此盡物之恕也使其盡道以望人則改而不

止則是中也棄不中非中庸之道也夫道一以貫之無物我之間也既曰忠恕則已違道矣然忠以盡已則將以至忘已也恕以盡物則將以至忘物也則善為道者莫近焉故雖違而不遠矣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則以忠恕之方而參彼已之道也參彼已者亦將致一而後已也丘未能一者夫子之得邦家也則人倫正而五品遜矣何未能之有唯夫子之道不行於天下則有求於世人而未得者矣其曰丘未

能一者自任以天下之重而責已之周也孟子謂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人亦是意也所謂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何有於我者以在已者言之非有所求於他人者也庸德之行是行以德成而德之外無餘行庸言之謹是言以行出而行之外無餘言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將以踐言也則其行顧言矣有餘不敢盡恥躬之不逮也則其言顧行矣言行相顧則於心無餒故曰胡不慥慥爾慥慥心之實也

延平楊氏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豈嘗離人哉人而為道與道二矣道之所以遠也執柯以伐柯與柯二矣為道之譬也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為道而遠人之譬也執柯以伐柯其取譬可謂近矣睨而視之猶且以為遠況不能以近取譬乎則其違道可知矣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以人治人仁之也伊尹以斯道覺斯民是也改而止不為已甚也蓋道一而已仁是也視天下無一物之非仁則道其在是矣然

其道終不可為乎曰自道言之則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自求仁言之則唯忠恕莫近焉故又言之以示進為之方庶乎學者可與入德矣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者聖人豈有異於人乎哉人倫之至而已孔子於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間皆曰未能者不敢居其至也君子之學常若不及猶恐失之自謂能焉其失遠矣子夏既除喪與之琴使之絃侃侃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也閔子既除喪與之琴使之絃

切切而悲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哀未忘而斷之以禮有餘不敢盡也哀已忘而引之以及禮不足不敢不勉也此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也有所不足必跂而及之有餘不敢盡所以趨中也可言不可行君子不言也故言顧行可行不可言君子不行也故行顧言言顧行行顧言内外進矣故曰胡不慥慥爾慥之言造也　又曰孟子言舜之怨慕非深知舜之心不能及此據舜惟患不順於父母所謂其盡孝也

凱風之詩曰母氏聖善我無令人孝子之事親如此
此孔子所以取之也孔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
焉若乃自以為能則失之矣
河東侯氏曰前章言道之大也不可載小也不可破
子思又恐學者窮高極遠游心天地之外以求所謂
道者則其於中庸也遠矣故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
而遠人為道如世儒言顔子樂道同故曰不可以為
道為字不可重看若父子之仁君臣之義道也是豈

遠哉即父子而父子之道明即君臣而君臣之義立此人之道也孟子曰民之秉彝故好是懿德是也故引詩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以明之又曰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謂柯之則不在他柯而柯自有天然之則故曰睨而視之猶以為遠也謂其猶二也譬如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不在於他率性修道而已其加諸庶民亦若是故曰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噫施

諸已而不願然後勿施於人故已違道矣然而謂之不遠者以其善推其所為而已雖然如是君子一視而同仁吾道一以貫之曾子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孔子亦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惡在其為施諸已而不願而勿施於人也忠恕一也性分不同夫子聖人也故不待推顔子子思孟子子貢之忠恕其知之所及仁之所守勇之所行皆至於斯故或曰無施勞或曰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或曰老

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或曰吾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安仁行仁求仁之序也　又曰此章道不遠人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恐學者低看却理故舉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雖聖人有所未能以明之父子之仁天性也君臣則義也兄弟亦仁也朋友亦義也孔子自謂皆未能何也只謂恕己以及人則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無君臣乎

蓋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夫聖孔子不居此四者聖人言未能亦不得已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孔子聖人也聖人人倫之至豈有不能哉云未能者非不能也有命焉有性焉不得不可以為悅者也事君而盡臣道

焉不得乎君猶以為未盡也事親而盡子道焉不得乎親猶以為未盡也事兄弟朋友亦然若已盡其道而不得焉自曰能之非也舜之於堯堯之於舜君臣之道盡也過此焉謂之盡者吾未見其可也以孔子之聖猶曰未能者此也然而不敢厚誣天下而曰終不能者猶幸其一二焉故皆曰未能亦聖人之時中也雖然命也者性存焉故又繼之以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

言慥慥而誠實至於中則不敢不勉也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二者皆法堯舜而已今人有君親而不盡其心以事焉曰聖人猶未能盡而曰恕已以及人皆非也是禍天下君臣父子也　又曰曾子說出忠恕二字子思所以只發明恕字者何故曰無恕不見得忠無忠做恕不出來誠有是心之謂忠見於功用之謂恕曰明道言忠恕二字要除一箇除不得正謂此與曰然

新安朱氏曰此第十三章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别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盖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道不遠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

非背而去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已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子臣弟友四字絶句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已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

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或問子以為以人治人謂以彼人之道還治彼人善矣又謂責其所能知能行而引張子之說以實之則無乃流於姑息之論而所謂

人之道者不得為道之全也邪曰上章固言之矣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道也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而天地猶有憾者亦道也然自人而言則夫婦之所能知能行者人之所切於身而不可湏臾離者也至於天地聖人所不能及則其求之當有漸次而或非日用之所急矣然則責人而先其切於身之不可離者後其有漸而不急者是乃行遠自邇升高自卑之序使其由是而不已焉則人道之全亦將可以馴致今必

以是姑息而遽欲盡道以責於人吾見其失先後之序違緩急之宜人之受責者將至於有所不堪而道之無窮則終非一人一日之所能盡也是亦兩失之而已焉爾　曰子臣弟友絶句何也曰夫子之意蓋曰我之所責乎子之事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父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臣之事君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君則未能如此也所責乎弟之事兄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事兄則未能如此

也所責乎朋友之施已者如此而反求乎已之所以先施於彼者則未能如此也於是以其所以責彼者自責於庸言庸行之間蓋不待求之於他而吾之所以自修之則具於此矣今或不得其讀而以父君兄友之四字為絶句則於文意有所不通而其義亦何所當哉　又曰諸家說論語者多引此章以明一以貫之之義說此章者又引論語以釋違道不逺之意一矛一盾終不相謀而牽合不置學者蓋深病之及

深考乎程子之言有所謂動以天者然後知二者之為忠恕其迹雖同而所以為忠恕者其心實異非其知徳之深知言之至其孰能判然如此而無疑哉然盡巳推巳乃忠恕之所以名而正為此章違道不逺之事若動以天而一以貫之則不待盡巳而至誠者自無息不待推巳而萬物各得其所矣曾子之言蓋指其不可名之妙而借其可名之粗以明之學者默識於言意之表則亦足以互相發明而不害其為同

也餘說雖多大槩放此推此意以觀之則其為得失自可見矣違道不遠如齊師違穀七里之違非背而去之之謂諸說於此多所未合則不察文義而强為之說之過也夫齊師違穀七里而穀人不知則非昔已至穀而今始去之也蓋曰自此而去以至於穀纔七里耳孟子所云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矣非謂昔本禽獸而今始違之也亦曰自此而去以入於禽獸不遠耳蓋所謂道者當然之理而已根於

人心而見諸行事不待勉而能也然唯盡己之心而推以及人可以得其當然之實而勉無不當不然則求之愈遠而愈不近矣此所以自是忠恕而往以至於道獨為不遠其曰違者非背而去之之謂也程子又謂事上之道莫若忠待下之道莫若恕此則不可曉者若姑以所重言之則似亦不為無理若究其極則忠之與恕初不相離程子所謂要除一箇除不得而謝氏以為猶形影者意可見矣今析為二事而兩

用之則是果有無恕之忠無忠之恕而所以事上接下者皆出於强為而不由乎中矣豈忠恕之謂哉是於程子他說殊不相似意其記錄之或誤不然則一時有為言之而非正為忠恕發也張子二說皆深得之但虛者仁之原忠恕與仁俱生之語若未瑩耳呂氏改本大畧不盡經意舊本乃推張子之言而詳實有味但柯猶在外以下為未盡善若易之曰所謂則者猶在所執之柯而不在所伐之柯故執柯者必

有覵視之勞而猶以為逺也若夫以人治人則異於是葢衆人之道止在衆人之身若以其所及知者責其知以其所能行者責其行人改即止不厚望焉則不必覵視之勞而所以治之之則不逺於彼而得之矣忠者誠有是心而不自欺也恕者推待已之心以及人也推其誠心以及於人則其所以愛人之道不逺於我而得之矣至於事父事君事兄交友皆以所求乎人者責乎已之所未能則其所以治已之道亦

不遠於心而得之矣夫四者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自謂未能者亦曰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而道之體用其大天下莫能載其小天下莫能破舜之所以盡事親之道必至乎瞽叟底豫者盖為此也如此然後屬乎庸者常道之云則庶乎其無病矣且其曰有餘而盡之則道難繼而不行又不若游氏所引恥躬不逮為得其大意也謝氏侯氏所論論語之忠恕獨得程子之意但程子

所謂天地之不恕亦曰天地之化生生不窮特以氣機闔闢有通有塞故當其通也天地變化草木蕃則有似於恕當其塞也天地閉而賢人隱則有似於不恕耳其曰不恕非若人之閉於私欲而實有忮害之心也謝氏推明其說乃謂天地之有不恕乃因人而然則其說有未究者葢若以為人不致中則天地有時而不位人不致和則萬物有時而不育是謂天地之氣因人之不恕而有似於不恕則可若曰天地因

人之不恕而實有不恕之心則是彼為人者既以忮心失恕而自絶於天矣為天地者反傚其所為以自已其於穆之命也豈不誤哉游氏之説其病尤多至謂道無物我之間而忠恕將以至於忘已忘物則為已違道而猶未遠也是則老莊之遺意而遠人甚矣豈中庸之道哉楊氏又謂以人為道則於道二而遠於道故戒人不可以為道如執柯以伐柯則於柯二故睨而視之則其違經背理又有甚焉使經而曰人

而違道則遠人故君子不可以為道則其說信矣今經文如此而其説乃如彼既於文義有所不通而推其意又將使道為無用之物人無入道之門而聖人之教人以為道者反為誤人而有害於道是安有此理哉既又曰自道言之則不可為自求人言之則忠恕者莫近焉則已自知其有所不通而復為是説以救之然終亦矛盾而無所合是皆流於異端之説不但毫釐之差而已也侯氏固多疏闊其引顔子樂道

之說愚於論語已辨之矣至於四者未能之說獨以為若止謂恕已以及人則是聖人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矣此則諸家皆所不及蓋近世果有不得其讀而輙為之說曰此君子以一已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也嗚呼此非所謂將使天下皆無父子君臣者乎侯氏之言於是乎驗矣　又語錄曰人之為道而遠人如為仁由已之為不可以為道如克已復禮為仁之為

北溪陳氏曰伊川謂盡己之謂忠推己之謂恕忠就心說是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推己心以及人要如己心之所欲便是恕夫子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只是就一邊論實不止是勿施己所不欲者凡己之所欲須要施於人方可如己欲孝人亦欲孝己欲弟人亦欲弟必推己之所欲孝欲弟者以及人使人亦得以遂其欲孝欲弟之心上蔡謂忠恕猶形影說

得好大槩忠恕只是一物存諸己者既忠則發於外便是恕應事接物處不恕則在我必不十分真實故發出忠底心便是恕底事做成恕底事便是忠底心無忠而恕便流為姑息非所謂由中及物中庸說忠恕違道不遠正謂學者之忠恕曾子說夫子之道忠恕乃是說聖人聖人忠恕是天道學者忠恕是人道

又曰范忠宣公謂以責人之心責己則是以恕己之心恕人一句不是據此說只似箇饒人意思似今

人說且恕不恕之意如此則已有過且自恕已人有過又并恕人相率為不肖之歸豈古人推己恕之義乎

涑水司馬氏曰伐柯猶須睨而視之至於求道只在己心

長樂劉氏曰故人能盡其性者可使治人則人人各改其過不及者而止乎中道此之謂以人治人改而止也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五者君子所以位乎

其道也仲尼自誠而明學而不厭身為萬世之法行為五常之師無所施而不得其至使之事君萬世不能過其忠也使之事父萬世不能過其孝也使之事兄萬世不能過其弟也使之處朋友無所不務於先施也不幸生而無父不得盡乎其為子之誠也不幸仕而無君不得盡乎其為臣之忠也不幸長而無兄不得盡乎其為弟之順也不幸貧而無財不得盡乎其朋友之先施也故曰君子之道四而丘未能一焉

所以自傷以爲歉也

嵩山晁氏曰忠恕之爲中也均率是性而爲道莫之或遠也遠於人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爲人父而忠恕則已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爲人君而忠恕則已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忠恕以人治人猶已肫肫其中也

海陵胡氏曰此言忠恕之道不遠於人情内盡其心謂之忠如已之心謂之恕人能推已之欲以及人之

欲推己之惡以及人之惡己愛其親必思人亦愛其親己愛其子必思人亦愛其子至於好安佚惡危殆趨歡樂惡死亡是人情不相遠也故忠恕之為道不遠於人情遠人者謂己欲之不顧人之不欲也己惡之不顧人之不惡也是非忠恕故云不可以為道引豳詩以證不遠人之義執其柯以伐柯其法則不過於手目之間耳固不遠也伐柯之時猶須邪視顧其長短恐有所差若比之於忠恕則伐柯猶以為遠何

者忠恕積於心發於外所為必中不勞思慮自然合於人情是則執柯伐柯尚勞顧視猶以為遠者言忠恕近人情之甚也忠恕違道不遠者此復言忠恕之美也道者五常之總名違去也去道不遠者夫忠恕以博愛言之仁也以合宜言之義也以退讓言之禮也以察於物情言之知也以不欺於物言之信也故曰違道不遠君子之道已下又說忠恕之難夫為人父者莫不責其子以孝推其責子之心以事其父不

可勝孝也為人君者莫不責其臣以忠推其責臣之心以事其君不可勝忠也為人兄者莫不責其弟以弟推其責弟之心以事其兄不可勝弟也已之於朋友莫不責人以先施推其責友之心以處於已不可勝義也其道至廣其行至難聖人猶言未能他人則須當勉之不已也

兼山郭氏曰道不遠人則人於道舉相似也本之一身而準移之於人而準放之天下而準推之古今而

準君子盡己之心而盡人物之心則無事矣此執柯伐柯猶以為遠也改而止者乃所以用夫忠恕也蓋言用忠恕而行其違道也不遠聞之先生曰盡己者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推是而言不過乎體用而已矣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皆恕也以此而盡行庸德之行也以此而盡言庸言之謹也以此而知不足不敢不勉以此而知有餘不敢盡終於言行不違而造於誠實而後

已又曰以人治人小人不知出此則以禽獸異類治之故暴虐糜爛無所不至

范陽張氏曰先察知一已之難克然後察見天下皆為可恕之人不敢妄責備焉皆曰求者所以致察也夫自以為能則止矣故終身不能自以為未能則皇皇汲汲其敢已邪羑里操曰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此臣以事君而未能之意舜祗見瞽瞍負罪引慝此子以事父未能之意

四明沈氏曰君子以人治人兩人字皆是已天下萬物之理皆已所自有不必求諸他人之為道而遠人便不是以人治人中庸本無止法其曰改而止未改自不可止已改自不容不止是無止也纔說出忠恕字便已是違道了但去本末甚遠耳

莆陽林氏曰道體渾全初未嘗破散求於為道則道始破散不全夫求道之初聖人衆人何嘗有異唯為道則非聖人矣且如顔子是甚等氣質及其為道則

仰彌高鑽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不知顔子所謂堅高前後者是何物也是顔子又不免為道之累子思此語非為學道者而言為體道見道者而言也

高要譚氏曰所謂道即性之理也凡受命於天而為人者均有是理人之為道一句當精意玩繹有人方有道茍無人焉道安在哉故孟子亦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與人本不相離既名為道而與人相遠是不可以為道也道之在人其近有甚於伐柯即

人可以得道初不假於睨視而外求也唯夫道常不遠於人是以君子之治人亦未嘗求其道不過以人之道治人使改而復為人則止更不外為治之之術也以人治人改而止君子忠恕之道其在斯乎忠者盡已恕者盡物與中庸之道無異致也中庸之道合内外彼已而為一故以忠恕求中庸極為切近昔曾子指忠恕便為夫子之道而子思却因忠恕以見道之不遠何也曾子所指誠者之事也天之道也子思

所記誠之者之事也人之道也夫子嘗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正合子思所記之說乃學者以人求天之事也孟子從而為之說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此亦言誠之者之事以人求天者也以人求天行之不已其至則與天道為一學者欲求至於聖人當自體忠行恕而積之可也何謂體忠行恕下言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即夫子開

示體忠行恕之微旨也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常道雖甚易知甚易行及其至也聖人亦有所不能知亦有所不能行夫子若曰吾於此道自謂能盡之則天下之人皆知其易而不知其難且將言不顧行行不顧言自以為有餘而不勉其所不足不務力行而唯以虛言相尚固有所行未極其至而所言先過其實者矣故夫子以身示之曰此四者雖常道若其至處則吾皆未能也此示學者體忠行恕之旨也故繼言

吾於常德則行之而不敢已吾於常言則謹之而不妄出又言自知有所不足則勉强而力行自知行有餘力則嘗抑之而不敢盡出又言言必顧行行常恐不及於言行必顧言言常恐有過於行味此數字則知丘未能一之旨固有在矣曰丘未能一云者所以示學者内不敢自欺外薄責於人此乃體忠行恕之微旨也末云君子胡不慥慥爾盖夫子開誘後學皆欲務實不浮於言務於實者盡已之未至即所謂忠

也不浮於言者不夸人以難能即所謂恕也

吳興沈氏曰道不外乎性則人之於道未嘗須臾相離又何假於作為邪苟有意於為道則道遠於人矣道遠於人則不足以為道何者以道不可為也故夫子舉伐柯之詩以證之君子將以覺天下之未悟亦曰以人治人而已仁義禮知之心道之所自存人皆有之孟子所謂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人皆有是理特未之覺耳君子以是理而治人俾改其所止向

也為人臣而不知所謂忠今也改而為忠苟反於忠則自然止於忠矣向也為人子而不知所謂孝今也改而為孝苟反於孝則自然止於孝矣至於為君為父與國人交莫不皆改止於仁止於慈止於信若然者非君子外夫人以治人也特因其有是道俾變易其偽而反還其真自然得所止而不復有所遷徙也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夫子所謂未能非未能也惟其於是四者深體而力行之故有未能之嘆也

晉陵錢氏曰此一節謂中庸之道取則於巳道人道也人道自人為之為道而遠人則非道矣伐木為柯者必以柯其法則惟取於柯可謂不遠視之猶以為遠以所執所伐二物故也人之修身則是以人而治人初非二物權衡尺度本之吾心即其不如吾心者改之足矣何必他求

江陵項氏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此言人之修道其實甚約執柯伐柯至改而止謂

修道者以人之道治人之形使改其不合乎人者而合乎人則止矣豈有費哉忠恕違道不遠至君子之道四此以人治人之目也我所施於人者我願之乎否也以我所願治我所施則不敢以施於人矣我所求於人者我能之乎否也以我所求治我所未能則必求有以能於我矣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此求於我之事也有所不足不敢不勉巳之行必顧巳言不敢以不及也有餘不敢盡巳之言必顧巳之行不敢以

過也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申言之欲其加厚於此也上文四求猶以人與己相顧至此直以己之言行自相顧也人己相顧恕也己自相顧忠也慥慥忠之至也觀此章則所知所行皆近在吾身而道固未嘗費也

建安真氏曰忠者盡己之心也恕者推己之心以及人也忠盡乎內者也恕形於外者也己之心既無一毫之不盡則形之於外亦無一毫之不當有忠而後

有恕忠者形也恕者影也在聖人則曰誠在學者則曰忠誠是自然而然忠則須用着力在聖人則不必言恕在學者則當恕蓋聖人不待乎推學者先盡已而後能及人故有待乎推也然學者若能於忠恕二字着力於盡已盡人之間無不極其至久之亦可以到至誠地位　又曰恕者恕之謂非寛厚之謂也如我能為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無惡亦欲他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欲達亦欲人之達

大槩是視人如已推已及物之謂

雲川倪氏曰篇名中庸論中之理詳矣而論庸則庸德庸言蓋庸德而能行庸言而能謹所謂庸者不過如是而已能合於中則能庸矣言顧行行顧言不曰視而曰顧者視正視也顧反顧也正視其前而無失未為盡也必反視其後而無失乃為盡也

李氏曰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四者人倫之所當然固皆衆人之所能而聖人乃曰丘未能一焉亦曰吾反

求諸已者未能如其所以責人者耳

四明宣氏曰道之在人人皆可能及其至也雖聖人猶以為難君子之道四人倫之大者莫過如此孔子以恕求諸人不敢以其難者責諸人以忠責乎已不敢以其易者信乎已故所求乎子以事父在我不敢自信其能也且子之事父使若愚夫愚婦皆知有尊孰不可以為孝況於聖人何不能之有惟夫人情之變無窮而居其間者有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故雖聖

人不敢自信以為能推是而論則舜之所以處父子伊尹周公之所以處君臣舜周公之所以處兄弟自後世觀之曰父子曰君臣曰兄弟固以為聖人可以無愧自聖人觀之終不敢自信以為能至若朋友先施之缺聖賢所講猶曰不可竭人之忠而曾子子夏相與切責之深降此未必能受然則處朋友之間又敢自必其能邪凡人處己待人每以為吾無慊然者其終必至於歸過於人而後已是非紛爭彼此各立

相刃相靡綱常或紊皆聖道不明之故然則忠恕一貫之學其可忽諸

林氏曰此章聖人示人以切近誠實之學欲使學者反身而求故於言行之間必致其審庸者常也人情於常者易忽而聖人尤所加意也庸德必行庸言必謹豈以常而忽之哉

新定顧氏曰道不遠人所謂君子之道本於人心夫何遠人之有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人之行

事崖異奇詭外乎人心之正理非百世之可通行者也中生之於孝陳仲子之於廉道其所道非吾所謂道也　道之本體寂然不動君子之見於行事則有忠恕忠恕所以行道去道不遠也發於本心之謂忠推已之心之謂恕於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詳味中心如心之義而忠恕之說可明　觀此一章忠恕違道不遠一語其綱領也上文數句大抵言忠之事下文數句大抵言恕之事　今人於恕之一辭但知其

為寛之義爾古人於恕之一辭蓋備如心之義焉謂恕但為寛邪則吾之所欲寛者已也而因以寛於人彼此相與於寛天下蕩然無事縱馳之失毋乃自是而生與德業毋乃自是而廢與且夫子異日嘗曰無服之喪内恕孔悲又豈寛之義邪孟子曰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仁者必有勇有殺身以成仁謂恕但為寛而乃近於仁則仁之為道無乃已淺邪夫子以恕告子貢而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舉一隅之言爾學

者不以三隅反宜其失於淺也蓋人之情切責之意每施於人而不喜施於已寬假之意每施於已而不常施於人聖人不然以其施於人者而施於已以其施於已者而施於人是為如心是夫子之所謂恕

錢塘吳氏曰道不遠人道在邇也人之所以與道遠者為之者遠之也墨氏兼愛是為仁也卒至於無父楊氏為我是為義也卒至於無君故人不可以為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

以為遠仁義一也由仁義行與行仁義者不同氣一也集義所生與義襲而取之者不同伐柯一也則由中出與睨而視之者不同君子以人治人忠也不以人治人而治之以已非忠也改而止恕也改而責人無已非恕也故繼之曰忠恕違道不遠如愚

四明袁氏曰以人治人者人昧於為人而以教人道故曰治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人道不離吾身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

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忠恕二字見得以人治人最明何則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試以心體之人以不願施於我必非吾之所願人我一也而我乃以不願施諸人豈中心如心之謂乎中心如心者以人治人而已